



◎ 坏妃晚晚

痴情宫女薄情郎，
宫廷暗战烟弥漫。
半生为棋美人计，
谁云：吾若得卿，生平无二色。

沧海一梦遗珠恨。
狼烟四起乾坤易。
江山轻，美人重，
芳华殇，红颜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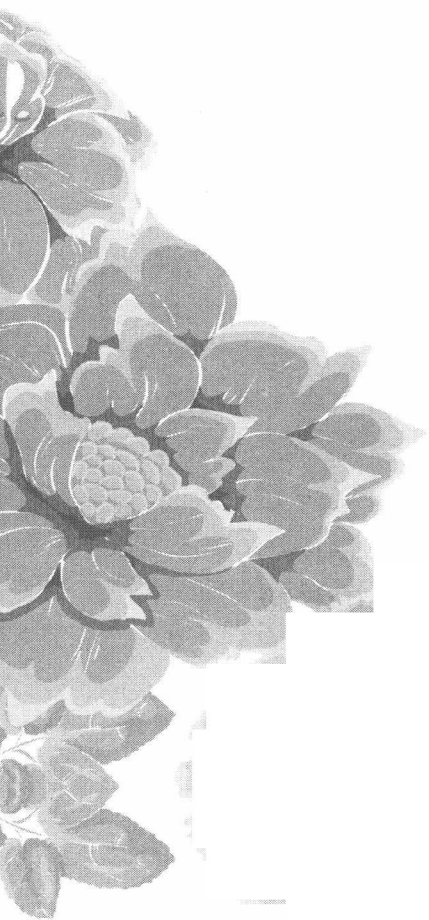
Gong
Wei
Xue

宫 闈 血

下

还君天下

Gong
Wei
Xue



工
笔
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闱血. 下册, 还君天下 / 坏妃晚晚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46-0386-6

I. ①宫… II. ①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9236号

宫闱血·卿本薄凉(下册)

出版人: 田 辉

编 著 者: 坏妃晚晚

责任编辑: 刘晓雪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国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印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386-6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富血 还看天下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一朝城破逝雪歿	001
第二章 而今谁与共阡陌	014
第三章 几曾携手轻别离	027
第四章 树欲静兮风不止	040
第五章 图未穷而七首见	056
第六章 双龙瞞天夺遗珠	074
第七章 温柔缝绻销帐暖	098
第八章 誓伏三戟春雷动	112
第九章 残翼护卵心碎何	128
第十章 连理枝头春意闹	141
第十一章 明妃出塞挑战端	156
第十二章 道是帝子藏玄机	171
第十三章 唯愿君心似我心	186
第十四章 云烟注事断崖前	199
第十五章 错撒诱饵钓金鳌	214
第十六章 美人浮华江山重	230

第一章 一朝城破逝雪殒

无论怎么样，璇玑也不能叫鄢姜的人掺和进来。最重要的是，她心里还抱有一线生机，她相信晋玄王没有出事，他没有死。

当初她会放夏玉离开，不是因为她真的不想管了，而是因为她在那一刻想通了。夏玉并不是真的要放走沈太医，因为他知道凭沈太医一个人根本逃不出去。

那么沈太医呢？

一个能在郢京潜伏那么久的细作难道就那么点儿智商吗？沈太医会想不到自己也许逃不出去，结果却丢了那重要的信息吗？

于是，璇玑很大胆地假设，当日沈太医知道的那些图应该就是皇贵妃陵寝里的那些图，而沈太医心心念念想要传出去的消息并不是兵力部署图，而是要告诉襄桓王他到手的图是假的！

如此一来，一切都解释得通了，为何沈太医第一次见夏玉便能如此信任他，用这样重要的消息做交换。其实，他们两个不过是互相算计了一遭。

既然夏玉带走的消息是假的，那么璇玑也并不担心鄢姜会是个大问题。现在薄奚珩却要她写信向鄢姜求救，倒真是要弄巧成拙了！她让夏玉带假消息出去，薄奚珩却要她亲手放鄢姜人进来？

璇玑咬着唇，她在赌，赌鄢姜王的诚信。

信没有等佟寅来取，她亲自送了去。

信笺上，只简单的一句话：妹有事，望兄记得昔日承诺，帮我。

薄奚珩见了，也只会想着如今非常时刻，有些话不能说得太露骨。

这场内战持续了近一个多月，双方都不相上下。

晋玄王封地却是一片宁和的景象，自晋玄王重伤昏迷后，襄桓王来过之后便再无人来。王府也落得个清静，只是西厢的那些女子成日里哭哭啼啼的，像是天要塌下来了一般。

幔帐被人掀起，露出晋玄王那俊逸的面容，伸手接过楚灵犀手中的药碗，他

反手倒进了一侧的盆景里。晋玄王低声道：“外头的情况如何？”

楚灵犀笑道：“每天还是那些事，王爷不必挂心的，郢京的事现在和咱们无关，王爷只管在房内好好‘养伤’就是。军中也有师兄在，所有的事情都已安排妥当。”

楚灵犀说得高兴，晋玄王的脸色却沉了下去。孟长夜的性格晋玄王很了解，若是没有自己的命令，孟长夜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怎的这次却跟楚灵犀说所有的事情他孟长夜已经安排妥当？如何应战，连自己都还在观望。

想到此，晋玄王猛地起了身：“让长夜来见本王。”他说不上来是何种原因，就是觉得孟长夜有事瞒着他。

孟长夜来的时候，见所有人都在房内，晋玄王只道：“什么时候如此神机妙算，连郢京所有的情况都能摸清？”

孟长夜这才察觉出了异常，忙开口：“王爷，我们不是早就得了消息……”

“你有事瞒着本王。”晋玄王只如此简单一句，便已是认定。

其实从孟长夜的语气里，晋玄王便已经断定，长夜是真的知道了郢京所有的情况。他们在郢京的探子因为怕泄露身份，是以一直没有靠得太近，很多消息是探听不到的。晋玄王的眸光一沉，说道：“你在郢京还有别的信息来源。”

这句话把楚灵犀吓得不轻。孟长夜的脸色告诉她，王爷的猜测是对的。

晋玄王的目光直直地落在孟长夜的脸上，孟长夜依旧低着头，什么话都不说。晋玄王起了身，低声道：“长夜，本王要听实话。”

孟长夜压制住紧张的情绪，深吸了口气道：“此事王爷不要问了，属下向您保证，一定不会有事。”穆灼转告他的时候，亦是说要他保守这个秘密的。

孟长夜虽然对璇玑一直没有好感，但是这一次，却是真感激的。可感激归感激，那个女子现在是皇帝的人，事情都瞒了那么久了，他不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横生枝节。

楚灵犀心里急得不行，只见秦沛摇了摇头：“长夜，你犯了大忌。这屋子里全是自己人，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

晋玄王心中有怒，冷声道：“既是如此，你叫本王如何信你？秦先生，让人将他带下去，严加看管！”

穆灼恰好经过，见孟长夜被侍卫从晋玄王的房内押出来，她惊得撑圆了眼睛。随即又见秦沛等人出来，她也顾不上，忙上前问：“秦大人，发生了何事？”楚灵犀红着眼睛追了出去，秦沛劝说穆灼回去，却不想穆灼倒是不依不饶

起来。

秦沛也只想着快点打发了穆灼，再入内与晋玄王说孟长夜的事。秦沛想了想，冷声道：“他在郢京与人勾结，夫人还要管这件事吗？”他知道穆灼生性怯懦，用这样的话恐吓她，她一定吓得不敢说话。

穆灼果然一脸煞白，吓呆了，秦沛的话，她第一时间想起的，便是姐姐要她传递的那个消息。当下拉住了秦沛的衣袖急着开口：“孟侍卫没有和人勾结，只是姐姐要我传了句话给他罢了！”

她的话叫秦沛惊得睁大了眼睛，身后的门被人一把推开，晋玄王惊愕地看着面前的女子。

穆灼在看见晋玄王的时候，几乎是震惊了，蠕动着唇道：“王……王爷您没事……”

秦沛立马回了神，将晋玄王推至屋内，此刻也不顾礼数，回身就将穆灼拉了进去。

晋玄王的脸色极为难看，他猛地回想着孟长夜方才的样子及所说的话。

晋玄王像是连呼吸都有些困难，脑子里一片空白。

秦沛见他不说话，便转过身问穆灼：“兴平公主要夫人传什么话？”

穆灼这才猛然回神，紧张地开口道：“姐姐说，只告诉孟侍卫一个人的。”她看着晋玄王的脸色有些害怕，想了想，也只能将暗卫营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听她说完，秦沛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急忙转过身，看着晋玄王：“王爷，这……会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一定是真的！

晋玄王无比确信那就是真的！他伸手扶住了一侧的桌沿，这样惊人的消息，却并没有让他觉得释然，反而胸口像是压了一口气，不吐出来不痛快，却也咽不下去。好多的画面，好多的话语——从晋玄王的脑海里掠过，他有很多个为什么要问，可是此刻，却隔了千里万里的路，连见一面都难！

……

又隔三日，襄桓王亲自领军攻至郢京城下，一时间整个郢京人心惶惶。

这个消息终于隐瞒不住，传入后宫。嫔妃们惊得花容失色，谁都知道一旦皇上不是皇上，那么她们可真就没有活路了。

此时，什么争宠，什么子嗣，统统都成了浮云。

腊月十八，天降大雪，浩浩荡荡的叛军鱼贯而入。

此刻已是深夜，雪下得尤其大，地上积起了厚厚的一层。佟寅匆匆自外头进来，皇帝早已做好战败的打算，此刻闻得太监说暗卫营竟也被人控制，他这才勃然大怒。

丞相忙上前劝道：“皇上，韩将军已经准备好一切，请皇上先行离开！”

皇帝的脸色铁青，此刻韩青还没有回来，皇城的禁卫军最多还能坚持两三个时辰。

此时他心里想的，是暗卫营的消息究竟是怎么泄露的？

襄桓王得了假的兵力部署图，是以这场仗虽然有那么多王爷的参与，还是让郢京防守了这么长的时间。

暗卫营周围根本就不可能随便靠近，连薄奚珩本人也不常去那边视察。蓦地，薄奚珩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朝外头走去。

薄奚珩出了御书房，便听见有脚步声飞快地自夜幕中传来。他定睛瞧去，侍卫已经跑上前来，将手中的令牌呈上，单膝跪地道：“皇上，郾姜来了！”

薄奚珩猛地皱眉，信笺已传出去那么久那边都没有动静，怎么此刻来了人？

丞相也从后面跟上来，看了一眼，急着道：“皇上，是不是郾姜王另有打算？”

薄奚珩略一迟疑，到底是抬步上前。

.....

后宫此刻早就乱了套，叛军攻入皇宫，宫人们都开始收拾东西想要逃命去，嫔妃们也慌乱不已。

思昀也变了脸色，纵然自己的主子是郾姜公主，眼下这种局面谁都会觉得害怕。璇玑端坐在内室没有出去，单是听着外头的脚步声，她也知道，皇宫肯定大乱了。

她这芜烟居宫人不多，可是该逃的也逃完了。

从窗户望出去，深夜如此的大雪是甚少看到的。璇玑起了身，行至窗边，思昀忙上前塞了暖炉给她暖手。她瞧了她一眼，见思昀的脸色苍白，眼底是满满的害怕。璇玑不忍，开口道：“若是想走，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璇玑像是嗅到了两年前那场宫变的味道，微微闭了眼睛，有点熟悉，却又不觉得熟悉。

如今，是再没有一个人在外头等着她了。

微微笑了笑，颌首，任由外头的风带着几片雪花飘进来，落在她的脸颊，带

着丝丝的冰凉。

思昀跟上前，小声问：“公主走吗？”

璇玑轻笑着：“走？走去哪里？”

思昀原本想说“郾姜”，可是不知为何，那句话到了嘴边，倒给咽了下去。想了想，竟是咬牙道：“公主不走，奴婢也不走。”反正她也没个去处，家里的人都不在世上了，难得遇上一个好主子。

璇玑睁眼，抬手将脸上的雪水拭去，转身瞧着思昀，她从未想过在最后的时刻，陪在她身边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小宫女。

璇玑转了身，从容开口：“下去休息吧。”

思昀错愕地看着她：“可是，公主……”

“去吧。”璇玑挥了手。

思昀无奈，只得退了出来，轻声将房门拉上，芜烟居里已经安静了下来，外头偶尔还有脚步跑过的声音。思昀轻叹一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隔壁的房间，房门已经大开，不必看也知道，早已是人去屋空。思昀怔了怔，依旧回了房，尽管她知道，这一夜绝对不是一个安稳之夜。

也不知在窗口站了多久，手中的暖炉已经渐渐地冷却。璇玑拉上了窗户，吹熄了灯，和衣上了床。

闭了眼睛，一点儿都睡不着。

“吱呀”一声，璇玑猛地睁开了眼睛，以为是窗户被风吹开了。她翻了身，拂开销帐的时候，见窗户依旧被关得严严实实。璇玑有些吃惊，才欲起身，猛地像是瞧见珠帘外一阵人影晃动！

璇玑大惊，慌忙从床上跳下来。那人影已经闪至她的面前，她想要叫，来人已经捂住了她的嘴。来人一身夜行衣，蒙了面。

这样的装束璇玑已不是第一次瞧见。

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堵住了，她首先想到的是他没死！

随即，才欲放下的心却又悬了起来，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襄桓王的人已经攻进了皇城，难道……他是和襄桓王的人一起进来的？

不——

他是真的要帮襄桓王去抢那个皇位吗？

捂着她的手终松开了，静谧的内室中，像是隔了半世的光阴，才听得晋玄王幽幽地唤了声“璇儿”。

璇玑猛地一阵吃惊，这个当初用来在薄奚珩面前显示他们“恩爱”的称呼，如今从他的齿间呼出，竟叫她觉得惊慌起来。蓦地，往后退了半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才开口：“王爷夜闯皇宫，就不怕皇上知道吗？”

晋玄王不说话，上前握住了女子纤细的手腕。

璇玑挣扎着，压着声音叫：“放开我！否则我要叫人了！”

晋玄王一把扯掉了面罩，凝视着她：“能将那么重要的信息传给长夜，你现在会喊他的人来抓我么？为什么，你既是一心在帮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难道你出了事，我心里会高兴么？难道就因为我误会了你，你就用这样的法子来惩罚我？”

晋玄王的话，每一句都夹杂着咬牙切齿的味道，却又句句藏着他对她的担心。

璇玑的心头一痛，他问了那么多的“为什么”，可她什么都不能回答他。她不能告诉他，她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补偿两年前欠下了他的债，不能告诉他，她真实的身份其实是荀云心！

来的路上，晋玄王有担心也有愤怒，担心她会出什么事，愤怒她做的这一切竟然都想瞒着他！他怎么能让一个弱女子来承受这些危险？

可是这一刻，他又心软了下去。抬手抚上她的脸：“璇儿你爱我。”

璇玑惊恐地对上他的眼睛，不过极短的时间，她果断地摇头：“你胡说！我不爱你！”她不爱他，她不可能爱上他，她也不能爱上他！

晋玄王略皱了眉，他不知道她在害怕什么，可是他不会计较。

他握紧了她的手，开口：“走，我带你离开。”

晋玄王拉她至门口，璇玑突然道：“为什么要逼我呢？”昏暗的光线下，他瞧见璇玑灵动的双眸，她的声音却是清晰的，“你一定要逼我说实话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的确不爱皇上，可也不爱你。我让王兄延长婚期，让灼儿将郢京的消息带给你，都是为了让他不做这皇帝。因为他不做皇帝，我就可以不嫁他，我就可以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走。天上地下，我只爱过一个人，就是夏玉！”

除了拿夏玉做挡箭牌，璇玑此刻再想不出更好的法子。

这一次，他得了西凉的皇位，她就不欠他了。

门外依旧下着大雪，影子从门上一点点地飘落下去。晋玄王的侧脸上，有雪花的影子飘动着，就这样怔怔地看着面前的女子。

这几句话说得他心口绞痛。而他痛的，却不是因为夏玉，而是他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阻碍，非得让她编出这一个又一个谎言？

抓着她的手没有松开，晋玄王深吸了口气：“既是两情相悦，那为何他不来救你？临行回郾姜的时候还那么急？日后要编故事，编得像一点。”

四周依旧一片寂静，院子里除了纷纷落下的鹅毛大雪便再无其他。房门依旧紧闭着，因为有月光，还可以瞧见门口那两抹淡淡的身影。

昏暗的光线下，他嘴角噙着的依旧是轻柔的笑，深深地望着她，低声道：“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吗？”

璇玑怔怔地瞧着他，一下子没了话语。

握住她的手，推开了房门，晋玄王淡声开口：“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他担心薄奚珩会突然来芜烟居，是以让人拿了郾姜的令牌将薄奚珩引开。那次在两国边界，夏玉那块掉了的令牌被孟长夜捡到，不曾想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晋玄王重新握住她的手，将她拉出去，璇玑知道她要不走，他一定不会离开。没有强行带她走，不过是要一个心甘情愿！她亦是承认，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话，都那么令自己感动。可是感动却没有让她丧失理智，她曾经做过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他不知道，可是她心里清楚。

晋玄王看着她纠结的样子，低声道：“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有人接应。”

“真的都顺利？”她亟亟问着，他像是觉得好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你不信我吗？”

脚下的步子停住了，她开了口：“要出去，我也换身衣服，穿成这样太扎眼了。”

晋玄王想了想，觉得她的话也有理，在宫里，如今官女的衣服是最不会惹人注意了。

璇玑又道：“我去下人的房里换，你让你的侍卫进来。”

他皱了眉：“叫侍卫进来作何？”

她“哧”的笑出来：“难道你有力气背我出去吗？”

晋玄王一怔，欲开口说什么，便见她已经转了身。此刻，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浪费，所以让守在外头的侍卫进来。其实，他有一件事想要和她解释的，但是现在时间紧迫，他也知道不是时候。

等出去了，还怕没有时间解释吗？

思昀躺在床上，根本是睡不安稳的。外头总有些声音传来，她也只当做没有听见，干脆用被子盖住了头。突然，房间的门被人推开了，思昀一个激灵坐起身，听得璇玑的声音传来：“马上穿好衣服起来，有人带你出宫，记住，一路上

什么话都不要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开口说话。不要问为什么，现在没有空和你解释。”璇玑转身将一侧的衣服丢给她。

思昀一面穿衣服，一面小声问：“公主您呢？”

“我一会儿就跟上，方才和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思昀认真地点头，一切都准备好了，璇玑深吸了口气，她知道，一旦思昀出去的时候就被晋玄王认了出来，他一定不会丢下自己不管的，所以她必须再等等。

晋玄王在外头等得有些心焦，恰在此时，芜烟居外头，像是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心下一沉，隔着门唤了声“璇儿”。

听得里头的人应了声，随即门开了，女子出来时，外头像是已经有人进得芜烟居来。晋玄王猛地回眸瞧去，此时也来不及多想，只吩咐了侍卫带了人就走。

不远处的脚步声越发地混乱起来，璇玑不免抬眸瞧去，见一群侍卫冲了进来。她倒是怔住了，还以为来人会是薄奚珩，看那装束，竟是叛军！

早就料到皇城守军撑不过今晚，却不想比她预料中的快了一些。

其实薄奚珩刚从宫门口离开时，后面的派军便攻进来了，韩青也及时赶到。皇帝根本未再回后宫，便由韩青护送，急急离去。

叛军直冲进内宫之中，一时间哀号声铺天盖地地落下来，整座皇宫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地狱。早已准备好逃命的宫人们四处乱蹿，有些不守纪律的侍卫开始抢夺宫人们身上的东西，谁若敢反抗，会被直接刺死。皇宫的回廊之上，到处流淌着鲜血。原本白皑皑的世界，瞬间被染上殷红之色。这在月光下，显得尤为刺眼。

宫门口，将士们都整整齐齐地站着，迎接襄桓王等人入宫。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宫门口直接排到了郢京的城门口。马背上的襄桓王一身戎装，天空中还不停飘着雪，他冷冷地扫过眼前的每个角落，多熟悉的皇宫啊，他也是在这里长大的。离京的时候他就曾发过誓，这辈子他一定会再回来的。

绪宁王与长宣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前面有人跑着出来，在襄桓王面前禀报着后宫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襄桓王的目光扫过六王爷显字王，从这场战事开始到结束，他几乎从来没有过多的言语。显字王可算得上是所有的王爷里最不会说话和做事的一个人，从小就这样，只会在别人身后跟着。他仿佛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兄弟们都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会多做一件事，不会多说一句话。

这一次，显字王纯粹就是个凑数的。想到此，襄桓王心里不觉得好笑，开口

让他先回行馆，显字王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缓缓地点头，也不说话。

芜烟居自然也留了几个人看守，璇玑起身出了思昀的房间，前面的侍卫很快就看见了她，她也不说话，径直入内屋。

璇玑才在里头坐了会儿，便见襄桓王入内。他的肩上已经铺了厚厚一层雪花，见他抬手弹了弹，目光才朝璇玑瞧来。

璇玑没有起身，他倒上前走来，笑道：“公主真是淡然，外头那些人可都鬼哭狼嚎了，本王看公主一点儿都不在意，果然好定力。”

璇玑抿唇一笑：“本宫也不必与他们相比，既然王爷都来了，本宫就更不必害怕了，不是吗？”

襄桓王满意一笑：“本王以为公主也不必急着走，总得等接公主的人来接你才是。今夜本王另有要事，公主就请好生安歇。”

见他转了身，璇玑也跟着起身：“王爷以为今晚兴平还睡得着么？倒不如，也跟着王爷一起去瞧瞧。”

他有些惊讶：“公主就不怕？”

璇玑心底冷笑着，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过是又一场宫变罢了，有什么值得怕的？

往霄和殿的路上，有侍卫开始清理皇宫。璇玑还瞧见了刘嬷嬷的尸体，长剑径直地刺穿了她的胸膛，此刻，还有血流淌出来。璇玑轻合了双目，深吸了口气跟上襄桓王的步子。

此刻的霄和殿已经被人重重把守，后宫的女眷们都被囚禁于此。璇玑跟在襄桓王的身后，远远地便可以听见从霄和殿内传出的悲戚惊慌的声音。

华妃在瞧见襄桓王身后的女子时，整个人猛地怔住了，撑在地上的手有些颤抖，她不知道此刻在这里看见璇玑，究竟意味着什么。

薛昭仪瞧见璇玑的第一反应便是努力地回想着自己究竟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这个女人，她越是想，越是慌。

令淑仪瞧见有人进来，也不顾是谁，猛地冲过来，抓着襄桓王的铠甲哭着求道：“让我见我的女儿！求求你让我见我的女儿！”

襄桓王抬手狠狠地将面前的女子推开，令淑仪收势不住，摔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襄桓王低低一咳嗽，冰冷的目光扫过殿内每一个人，最终，他的目光再次回到了令淑仪的身上。他突然蹲下身去，低声开口：“庆陵王一脉被灭时，他还有三个稚子，最大的那个也不过三岁。三岁，才多大？”他幽幽地问了一句。

令淑仪的眼眸里全是恐惧，她浑身颤抖着，不知道襄桓王突然说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

璇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抹危险的味道。她的心猛地一紧，听他又道：“三岁的孩子比令淑仪的帝姬可大不了多少。”他忽而笔锋一转，话语变得越发地阴森，“你们都不知道吧，当日那个暴君灭庆陵王满门之时，下令将他的三个孩子扑杀在王府中。”

襄桓王顿了下，声音再次轻颤了一些，却弥漫了恐怖：“知道什么叫扑杀吗？”

璇玑浑身一震，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的男子。整个霄和殿内，知道“扑杀”为何意的，谁都忍不住打着寒战。

扑杀，便是将小孩子装在麻袋里，然后一下下地将其摔死。

令淑仪的眼底含着泪，此刻竟是一颗眼泪都掉不出来，仿佛是外头冰天雪地的冷已经将她的眼泪也冰冻住了。

襄桓王猛地起了身，眼底带着戾气：“当日他怎么对自己的兄弟他自己心里清楚，本王也没必要冤枉了他！莫须有的罪名，拔舌、扑杀，如此残暴之人天将亡之！”

襄桓王走得远了，璇玑似乎还不曾反应过来。令淑仪一个人喃喃地自言自语起来：“报应，这都是报应……”她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怔怔地笑起来，“我也害过人，可是我没有害死皇长子，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的女儿去承受……”

霄和殿内，依旧静谧异常，璇玑略退了几步，目光落在一侧华妃的脸上，华妃到底没有说什么，转身出去。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令淑仪在说什么，可是璇玑却听明白了。卓年曾说，小皇子闹病一事是有人从中作梗的，原来是令淑仪。

璇玑只是觉得悲哀，那个小小的孩子，从他出生到现在，没有哪次不被人利用的。

一生为棋，多么可悲？

天已开始慢慢地放亮，前半夜还喧闹不止的皇宫，此刻早已经寂静下去。

璇玑独自走在回芜烟居的路上，积雪已近半寸厚，踩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她忽而又想起两年前的那场宫变，也是这般惨烈，在那场宫变中死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再往前，璇玑瞧见襄桓王立于不远处，另有一人似与他稟报着什么。

她想了想，没有绕道，依旧抬步上前。襄桓王听得有脚步声在身后传来，回眸瞧了一眼，才笑道：“公主这么快就出来？”

璇玑不答，只开口道：“方才王爷在里头说的话，可是真的？”

襄桓王却是一愣：“什么话？”

“他将庆陵王的孩子扑杀在王府上的话。”

他略转了身：“真的。”

璇玑没有笑，跟上他的步子：“那王爷打算怎么对付他的孩子？”

他爽快地答：“如果本王说要为三弟报仇，也不过分。”

他说得真是好听，璇玑直直地开口：“王爷何以那么坚定庆陵王是被他冤枉的？”

襄桓王站住了步子，回头看着身后的女子，微亮的光线下，她的脸色尽显着苍白。他皱眉道：“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璇玑却笑了，略摇着头：“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顿了下，她恰到好处地转了口，“既是西凉内事，也确实不适合兴平过问。我就先回去了。”

璇玑转身朝芜烟居走去，身后之人没有动，她知道他在看着她。她没有回头，直直朝前走去。

庆陵王做了个冤大头，她其实早就有所察觉。直到今日，她才真正确定，皇陵的刺客是襄桓王所为，那些箭矢也是他放在庆陵王府上的。底下的王爷们，个个唯他马首是瞻，正因为如此，他才好行事。

而他说的扑杀，璇玑是不信的，薄奚珩手段狠毒她见识过，但是她仍然相信他不是歹毒之人。庆陵王府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但是同样是杀，他不会选择用那样的手段对付三个孩子。

她略吸了口气，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终于开始小起来了。空气里的温度像是越发地寒冷，她禁不住咳嗽了几声，脚下的步子微微加快。

璇玑回去的时候，整个芜烟居都被彻底清理过了。

她闭了闭眼睛，关上了房门。

孩子，是在她计划之外的，因为她本没想到他们会留下来。

当时薄奚珩要杀庆陵王的三个孩子时，卓年曾去求过情，其实当时谁求情都没有用，璇玑也清楚。她蓦地睁开了眼，有点儿想要笑，薄奚珩如果知道有今日的局面，他那时候会不会手下留情？

又过一个时辰，天已经大亮。

襄桓王要安排人伺候她，她顺手挑选了个宫女，就是当日在慧玉宫见过的小宫女嫣儿。

昨夜风大，璇玑生病了。她却不愿在芜烟居待着，出去的时候，果然也没人拦着她。嫣儿取了裘貉给她披上，璇玑纤瘦的身子像是会被这厚重的裘貉压垮似的。

外头的积雪开始融化，慧玉宫里依旧死气沉沉，完全没有一丝活气。璇玑缓步进去，倚在凭栏处坐下，一坐便是两个时辰。靠在身后的柱子上，忍不住咳嗽起来，其实就这样病死了也好。尘世间的事都了了，她就没有牵挂了。

披在身上的裘貉“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璇玑只觉得肩头一阵的凉意，她依旧没有睁眼。

身后似有脚步声响起，接着，原落在地上的裘貉被人捡起，小心地披在她的肩头。

“嫣儿。”她唤了一声，身后之人却没有应声。

璇玑觉得有些奇怪，睁开了双眼。房檐上，有雪水化开后滴下来的声音，往下，落入眼帘的，恰是那白皙修长的手指。

她以为是自己做了梦，惊慌地抬眸，竟真的瞧见晋玄王淡淡地看着自己。

璇玑慌忙站了起来，身子没有站稳，他的大手已经稳稳当当地扶住了她。

手上有着他的温度，她还清晰地听见了男子均匀的呼吸声。

璇玑惊恐地看着面前的男子，他伸手将她揽过去，低声开口：“如今整个皇宫也只这一处最安全，你那芜烟居成日有人把守，我不好进去，等了一天一夜才等到你来。”

晋玄王的话，叫璇玑越发震惊，他的眉心微拧，开口道：“你以为你要你的婢女换下你，我就不知道？没出皇宫我就知道了！”揽着她的手臂微微收紧，虽是隔着厚厚的裘貉，可他仿佛一把就感受得到她消瘦的身躯。他心疼地问：“想知道为什么？”

她摇头，却忽然又点头。

他定定地凝视着她：“我的女人怎么能叫别人背？”

不过一句话，璇玑忽而很想哭，她到底是算不过老天爷！

“公主！”外头传来嫣儿的声音，璇玑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冬日的夜晚总是来的特别快。宫女已经提了灯过来，她走得不快，因为地上还很滑。

璇玑忙推着他：“你快走！”

晋玄王不走，附于她的耳畔：“今晚酉时，你去北苑。你不来，我不走。”

极短极简单的一句话，可是落在她的心头竟像是千斤重。她知道这是他给她的承诺，是他许给她的誓言。可是璇玑，你配吗？

阴冷的风呼地吹上来，分明没有雨，她却在恍惚中感受到了滴落在脸颊的冰凉。

芜烟居依旧有重兵把守，表面上襄桓王是把她的安危看得太重。璇玑隐隐地，倒是生出了一抹不安的感觉。嫣儿扶了她进去，又将桌上的药碗端给她，小声道：“公主先喝药吧，奴婢来的时候，太医院的公公送来的，这会儿正好还暖着。”

此刻离酉时还有一个时辰不到，璇玑知道她若是不去，晋玄王一定不会走的。他在宫里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

在房内等了好久，眼看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有些烦躁地起了身，欲往北苑去，外头却传来了敲门声，接着是一个太监的声音：“公主睡了么？王爷让您过御书房去。”

璇玑心头一震，现在这个时候，怎的突然来请她过去？可她此刻若是说不去，怕是不妥。璇玑迟疑了下，只能应下了。

下了轿，瞧见御书房外，依旧是由侍卫层层把守着。璇玑深吸了口气，随着太监上前。里头似有笑声传出来，璇玑不免皱起了眉头，见太监已经伸手推开了门，朝里头道：“王爷，兴平公主来了。”

门被完全推开，璇玑抬步入内，恰逢里头男子转过身来。夏玉的脸上，一如既往是温纯的笑。

襄桓王笑着起了身，开口道：“本王也还想着夏公子何时来呢，想不到他会连夜赶路，公主好福气啊！”

夏玉笑着问他：“那我什么时候能带她离开？”

襄桓王的眉梢一挑：“夏公子请便，随时都可以。”

“那就多谢王爷，我想现在就带她走。”夏玉的声音淡淡的，随即朝璇玑走来，像是迟疑了下，才握上她的手。她的手是异常的冰冷，夏玉的俊眉微拧，却依旧是低言着，“我来了，现在就带你离开。”